

整治“饭圈”乱象 清朗网络空间

本报记者 陈圆圆

清朗未成年人网络环境①

尚未学会读写便能熟练操作智能设备，“饭圈”追星呈现低龄化趋势，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欺凌案例频发……互联网时代，未成年人在充分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不良网络文化的困扰。本版今日起推出策划“清朗未成年人网络环境”，关注“饭圈”追星乱象、网络“三俗”（低俗、庸俗、媚俗）、网络欺凌等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寻求破解之策，探讨如何为未成年人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环境。

——编者

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余个……这是中央网信办正在开展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专项整治旨在规范和引导粉丝群体理性追星。

近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集中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排查整治，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网络综艺节目管理的通知，重点围绕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内涵、题材类型、评审投票、嘉宾人员、话题评论等关键环节提出管理要求。

《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统计，我国未成年网民参加粉

丝应援的比例达到8%，其中初中生群体是主要参与者，粉丝群体呈现低龄化趋势。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饭圈”乱象愈演愈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挑动对立、侮辱诽谤、造谣攻击、恶意营销等现象屡见不鲜，破坏清朗网络生态，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畸形的“饭圈”，非治不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必须要明确追星应有底线。

追星之路充斥套路

打榜应援、买代言、做数据、“虐粉”话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威说，理性追星可以收获乐趣、新的社交关系以及以偶像为榜样的鞭策，具有正向作用。

曾几何时，追星意味着欣赏与喜爱，“与偶像一起变得更好”。然而，如今的“养成式”追星变成打榜投票、买代言、做数据，“偶像有我才能更好”，集资氪金（氪金原指在网络游戏中的充值行为，后来引申为粉丝为购买明星周边产品等花钱）逐渐成为常态。

调研发现，“饭圈”集资花样众多、金额巨大，且存在许多诱导套路。

曾是某明星数据组一员的小芽（化名）介绍，以平台设置的偶像热度榜单为例，部分榜单可以直接花钱冲击排名，有的则可以购买虚拟账号来达到目的。

“‘粉头’（粉丝组织的带头人）有常用的‘虐粉’话术，比如‘他这么好，值得让所有人看见’‘别家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或者用微博抽奖的方式来吸引粉丝。”小芽坦言，如果花钱不积极，可能会受到其他粉丝的指责。

根据她的观察，粉丝中有很多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受到鼓动后很容易冲动消费。

这类集资监管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粉丝一般通过Owhat、桃叭等粉丝运营APP进行集资。有些明星周边产品以实际价值的10倍价格出售，粉丝对此心照不宣。

集资收入流向何处？小芽介绍，收入一般交由后援会统一管理，定期向粉丝展示支出明细。近两年，小芽已经在集资上花费上千元，“我所在的后援会去年12月的集资收入还剩余200多万元，存在理财APP里，收益将投入后续应援支出中。”

膨胀的狂热之下，互撕谩骂等非理性追星行为时有发生。就在不久前，浙江绍兴一批00后粉丝不顾劝阻执意探班，因迷路被困山上，年龄最小的仅16岁。从粉丝挤碎机场扶梯玻璃，到为明星打榜投票买牛奶倒掉……种种行为不仅危害粉丝自身安全，更进一步影响公共秩序，甚至挑战法律法规。

对此，公安部新闻中心曾提醒：对于粉丝追星过程中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侵犯人身权利等违法行为，依法可处行政拘留并罚款，严重者追究刑责。今年以来，仅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局就办理了涉粉丝违法违规追星案件17起，共刑事拘留2人次，行政拘留10人次。

流量变现不择手段

以矛盾造热度，以热度换流量，以流量谋利益

“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各种越界的“饭圈”追星行为只是表象，其背后是庞大的偶像产业市场，涉及经纪公司、社交平台、“职粉”（职业的粉丝组织者）、“粉头”乃至水军等多个利益链条，包含诸多隐患。

业内人士透露，“职粉”“粉头”往往和明星经纪公司联系密切，在打榜投票或者造势控评等活动中得到授意，对粉丝进行号召。这类不恰当的引导将资本逻辑美化成粉丝对偶像的“爱与支持”，潜在地绑架了粉丝的消费选择。

“粉丝在社群活动中会构建社会关系，形成‘爱’的自组织，从而获得自我身份认同，产生群体归属感。”孟威说：“明星的经纪公司是有强有力的资本操控方，出资方与平台主导娱乐产业，成为最大赢家，粉丝出资则构成了明星资本的一个新来源。”

随之应运而生的，便是职业水军“养号”

刷量打榜的产业链。据报道，一款名为星援的APP通过操控微博刷量，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非法获利800万元，操纵了“明星微博转发过亿”的造假事件。最终，星援APP开发者因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一审获刑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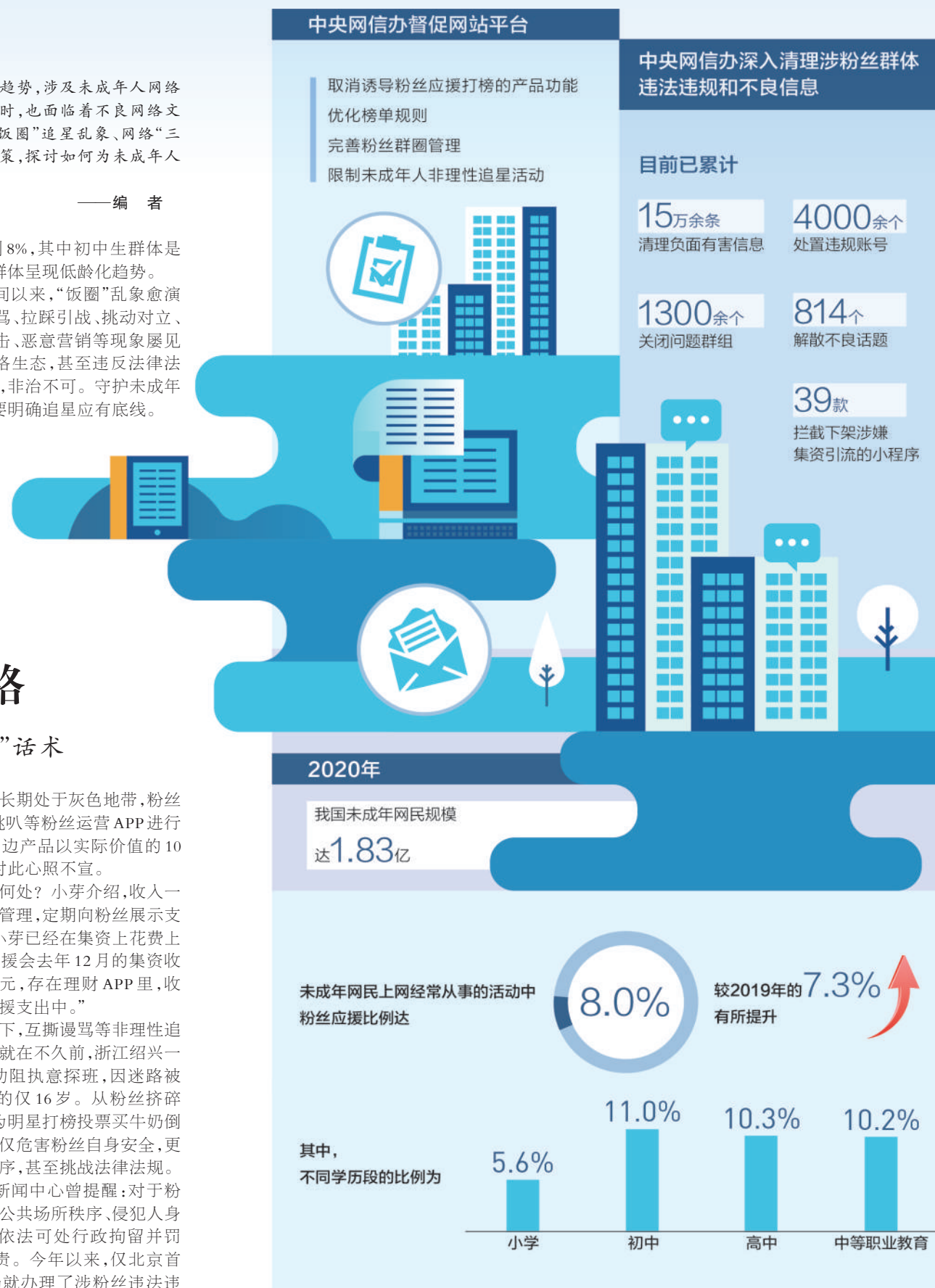
据了解，网络平台可以利用关键词检索等方式，监测不良粉丝行为和话题，从而进行技术屏蔽。然而，部分平台和营销号默许甚至纵容互撕掐架，乃至刻意制造话题、博取无良流量，以矛盾造热度，以热度换流量，以流量谋利益，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留给粉丝一地鸡毛。

不只是社交平台，甚至部分线上教育平台也逐利而动，把追星乱象带入教学空间。此前，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整改通报就指出，多个学习类APP存在追星内容，设置粉丝团打榜功能、存在明星应援群组等。

新语

近年来，追星乱象频发，未成年人非理性追星行为时有发生。未成年人之所以会产生偶像崇拜，与他们的心理特征有关。

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概念的成形成期，“饭圈”同伴以及偶像本身，可以带给他们认同感和亲密感。认同后的下一步就是与别的粉丝圈子进行比较，从而获得自尊、自我概念的提升。如果在比较的过程中走极端，就容易导致不同粉丝群体间的谩骂互撕等行



重拳出击整治乱象

严格依法整治，强化监督管理，正向教育引导

“出于过度迷恋或崇拜心理产生的非理性嗜好并不鲜见，常表现出行为的狂热和失控，比如无节制地投入精力或金钱、沉溺于幻想不能自拔等。”孟威解释，“因为喜爱明星而连接在一起的粉丝社群，内部成员态度和观点往往具有高度一致性，导致粉丝看待问题的视角逐渐片面化，就会产生偏执、谩骂等非理性行为。”

治理“饭圈”乱象，需要加强社会合力。“一方面要依法整治，严格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围绕‘饭圈’消费所形成的灰色、黑色产业链。”孟威认为，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对经纪公司、“职粉”等群体的监管力度，同时，文艺工作者也要多推广具有正能量的优秀节目，为青少年树立良好典范。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在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上协同发力，共同营造文明

健康的网上精神家园。

针对网站平台，“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督促其取消诱导粉丝应援打榜的产品功能、优化榜单规则、完善粉丝社群管理。

据了解，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通过加强网上涉明星信息规范、强化账号管理、完善黑产打击机制、探索建立粉丝引导机制等方式，为长效整治和规范粉丝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明星也要提高自身素养，为粉丝树立良好榜样。“学校、家庭、相关机构也要增强文化教育吸引力，帮助青少年提高网络媒介素养，形成抵制不良文化影响的自觉与自律。”孟威说，要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培养文明上网习惯。

（实习生王希贤参与采写）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的偶像营造的个人形象，也起到迎合粉丝情感诉求、满足粉丝情感期待的作用。于是，青少年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不了的情感连接，寄托在了偶像以及粉丝同伴身上。然而这种寄托存在很大的隐患。

要解决不良粉丝文化的问题，须重视青少年的情感需求。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畸形的追星乱象应当进行治理，同时也要给予心理疏导和正向引导教育，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作者为北京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本报记者陈圆圆采访整理）

传承·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办一件事，只有40%的把握，停在那不动，就会慢慢变成零；如果积极争取，可以变成60%、70%，最后做成。”——叶叔华

“天文台只招一个男的。”1950年，当叶叔华满怀建设祖国的热情，从香港到南京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求职时，工作人员的回答让她吃了“闭门羹”。她当即给时任台长、天文学家张钰哲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五大“不应该不用自己”的理由。正是这封信打动了台长，她由此到紫金山天文台所属的徐家汇观象台工作。

精密测量需要用到世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徐家汇观象台承担起建立我国时间基准的任务。当时，我国天文授时精度不够，测绘部门有专家直言不讳：“不用你们的结果还好，用了你们的结果，反而把我们的工作都搞坏了。”

这些批评，叶叔华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1958年起，徐家汇观象台着手筹建世界时综合系统，叶叔华勇挑重担，经过大量严谨试验分析，找到了一套适合我国观象台站相对较少、观测仪器不够稳定等特点的数据计算处理方法。此后，全国各地天文台陆续加入这项工作，有了处理数据的新方法，观测仪器也不断增多，我国世界时综合系统越来越完善。1964年起，我国世界时测量精度便跃居世界第二，此后一直保持国际领先。

20世纪70年代初，叶叔华通过了解国外同行研究动态发现，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技术和激光测距等空间技术能将测量精度提升一个数量级以上，她感到再墨守成规又要落后。

经过长期科技攻关，1986年，叶叔华带领上海天文台完成了“关于发展中国VLBI网的建议书”，规划了中国VLBI网的概貌。1987年，25米射电望远镜建成。自此，我国天文界赶上了从经典观测转向空间观测的潮流。

1993年初，中科院数学所和中国天文学会联合组织了征集“中国天文学九十年代大型科学项目”提案，虽然叶叔华提出的建设“65米全波段射电望远镜”的建议没能入选，但这一设想一直萦绕在她心头。2008年1月，叶叔华提出建设65米射电望远镜的必要，争取到立项支持。

如今，这台被命名为“天马”的65米射电望远镜，在我国探月和探火等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让我国天文学家拥有了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办一件事，只有40%的把握，停在那不动，就会慢慢变成零；如果积极争取，可以变成60%、70%，最后做成。”叶叔华如是谈起科研心得。年逾九旬的她，而今依然坚持每天工作，仍然在构想——在距离地球9000公里外的太空，建两个口径30米的射电望远镜。

著名天文学家、中科院院士叶叔华——坚持不懈 追赶前沿

本报记者 喻思南

开放部分路段，配套安全政策

北京开放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场景

本报记者 贺勇

近日，在第二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落地与示范运营论坛上，北京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正式开放自动驾驶高速场景，允许首批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展试点测试。

今年4月，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复设立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总体方案。“此次发布的细则从申请条件与审核、安全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和违规处理4个方面系统性规范了在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进行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的有关管理标准，对今后形成有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高速公路管理经验进行了有益探索。”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智表示，根据规划，北京市将率先开放京台高速公路南五环至南六环段，道路双向总长共10公里，未来还将进一步开放政策先行区范围内的相应路段。

“这个测试号牌意味着自动驾驶车辆可以从城市公开道路开上高速公路，我们能够在全场景下进行自动驾驶测试，这也标志着自动驾驶技术正逐步迈向成熟。”拿到测试号牌后，百度自动驾驶商业运营负责人王胜男说。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准入门槛上，高速公路测试比城市道路设置了一个更高的准入门槛。在测试环境中，基于封闭测试场的测试又加入了仿真测试，采用“实车测试+仿真测试”的双重手段，完善车辆上路前的测试验证，全面提升上路安全性。在监管措施上，每个车都要安装能够和路侧单元进行通信的车载通信单元，实现车路协同与安全监管，及时为车辆推送道路安全信息。在行驶过程中，要求测试车辆分为三个阶段配备前后随行车，每个阶段需通过审核才能撤出随行车。